

□ 唐山

《金陵十三钗》是一本即将被张艺谋搬上银幕的小说,出自旅美作家严歌苓之手。

乍一看,它并不是一本画面感很强的小说,情节虽跌宕,线条却并不硬朗,带有鲜明的女性写作的特色,那么,张艺谋为什么会看上它呢?

如果完全读下来,你会发现,它实在是太适合张艺谋了,因为它残酷。

故事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在那个生存成了奢侈品的时代,小小的美国教堂挤进了13名妓女和3名受伤的士兵,他们的到来打乱了这里十多名女学生的生活。

女学生中,许多来自富裕家庭,如果不是战争,她们注定一生宁静,她们无需体会生存的艰难,也不用正视人性恶的酷烈,她们会像以往一样有分寸地争风吃醋,相互嫉妒以及为赋新词强说愁。

然而,妓女们的放肆让学生们震惊了,这些“下贱人”用一种独特的方式来讨要尊严,即彻底地放弃尊严。

于是,在这个安全岛上,战争同样无法避免,女学生用殴打、恶骂来凸显着自己,以缓解青春期到来时特有的那种紧张感。在她们眼中,妓女们甚至比日本兵还坏。

令人失望的是,女学生们崇拜、同情的3名败兵却站在了妓女们的一边,他们或相爱、或调情、或谩骂,甚至包括那个英雄戴少校。女学生们诧异、惊讶、愤怒了,她们不愿接受这个被情爱所污染的红尘。

小说的结局充满戏剧性:败兵们最终被日本人杀害了,妓女们为了所爱的人,不惜殒身,当日本人准备让女学生们去“联欢”时,妓女们却站了出来,她们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了女学生们的尊严。

抗战终于胜利,当小说的主人公书娟邂逅恩人时,那个叫赵玉墨的妓女却昂然而过,她不肯接受感恩,反而高傲地回了一句:赵玉墨是哪一个?

战争不断地探索着人性的底线,这决定了战争题材的小说永远会有读者,但《金陵十三钗》的独特在于,它没有宏大的视角,甚至很少提及孤岛外的那场战争,反而更关注战争压力下,孤岛上受害者之间的战争。

这场战争的实质是什么?其实就是青春与这个世界之间的冲突,或者,每个年轻人都曾激烈地否认过这个世界吧,但在和平时代,这个矛盾最终会被掩盖。然而,战争剥夺了这份宽容,当青春执著地要亮出自己的旗帜时,它和这片红尘便不再可能协调,要么怯懦地跪下,要么残酷地牺牲,绝无其他选择。

张艺谋无法不喜欢这个故事,因为他们那一代人的青春都曾经被剥夺,当性懵懂地探出头来时,以纯洁的名义,男女之间却必须形同陌路,每个人被迫成了他人的秘密,制度与文化凝视着你,随时准备严惩你的出轨行为。

不要以为被扭曲的青春只有痛苦,其实它也有欢乐——当一个人觉得自己被凝视时,他的内心无法不由衷地升起一种被重视的自豪感,当他成为别人的秘密时,那分虚荣的自我满足,是一种巨大的沉醉。

于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出现了,我们明明被文化所伤害,所掠夺,但我们却以为那是生命的厚度在增加,是一个强大的背景在赋予我们力量。于是,生命终于有了坚持,为了一个不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我们愿意去战斗,去牺牲。

是啊,有多少老男人会做着同样的白日梦:当他们的尊严扫地时,一个靠出卖尊严的人如赵玉墨那样,挺身而出,彻底挽救了他们的纯洁,他们始终为堕入红尘而忏悔,因为他们的生命中,从没出现过一个赵玉墨。不为报答,仅为感动一下更高级的人们。

这本小说不可能不打动张艺谋。因为,今天的我们突然滑入了一个极度世俗的时代,一切价值都已松动,一切坚持都成了笑柄,一切自我只剩下喧嚣,一切彼岸都是虚幻。不知不觉间,我们已被自己的欲望所俘虏,再也看不到救赎的可能,对于信仰喂大的孩子们来说,这令人绝望。

这是一个深层的隐喻:妓女们就像这个世界,肆无忌惮,自以为是,她们已意识不到任何超越的东西,她们是浮华的产物,并被浮华遮住了眼睛。然而,她们却站了出来,用牺牲实现了自我超越。毫无疑问,这为张艺谋们打开了一丝希望:无论尘世如何纷纭,救赎是存在的,它站在遥远的地方,只要压力足够,它终将显现。

现实越残酷,拯救越光荣。这种残酷美,不仅是青春记忆的回声,更是终极的解决方案。



《金陵十三钗》  
严歌苓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总社有限公司  
2011年5月出版

张艺谋的救赎与白日梦

好看小说

□ 于桐

2011年,我实现了人生三十年来路程最长的一次自驾游,从北京出发经青海至敦煌,由河西走廊返回。自东向西横跨六省,全程6700公里。这样一趟包含了年少时诸多梦想的旅程进行得却非常冷静,四平八稳。回想起来是有很多精彩的内容,但若论主观上的过瘾程度,反倒不如大学时逃课从哈尔滨到大连的一次简单旅程来得酣畅淋漓。

这样的对比多少让人有些沮丧,崔健唱道:“试一试你第一次办事,就像你十八岁的时候给你一个姑娘。”十八岁给你一个姑娘,跟四十岁给你一个姑娘的感觉绝对不一样。感受是一种有保质期的能力,过期就失效了。如果错过了青春年少时一段纯洁的艳遇,等人到中年,当事人街头偶遇想再续前缘,十有八九要笑场。时机不对,一切都不对。

旅行随笔集《一个人私奔》里,王迪诗把她大学假期在意大利的一次艳遇式恋爱放在了全书的开头,显然这段海市蜃楼式的少年罗曼史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纯粹的浪漫,一次无牵无挂的旅行,回到生活主旋律之后回想起来,像是平行世界走了一趟。

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在梦里得到或失去一座金山,醒来之后,你都很坦然,因为你知梦境是不真实的,实际上你既无所失,也无所求。但到了现实中,就患得患失起来,“想得到”、“怕失去”,所有的恐惧和焦虑都由此而生。就好像中国足协领导们常说的——背上了想赢怕输的包袱。因为,相对于梦境或者旅行,你把现实中的一切定义为“真实”。

《金刚经》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四法印第一法印是“诸行无常”。所谓无常,是说一切现象都是暂时的,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认识无常则无悲无喜。人生即是无常,来无所求,去亦无所失,但是我辈凡夫俗子很难时时都能如此看待世界,话说回来,如果真的早早到这个境界也未免太没意思了。不过,我们依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放下得失之心,把人生当作一场旅行,把自己当成一个不持有的过客,王迪诗说:“‘过客’是一个令人妒忌的身份。要走的时候,实在没有必要带走什么。”

“私奔”的“私”应该是“私人”的“私”,或者说是“自私”也可以,真正的私奔,本质就是独自一人。实际上,不论有多少人同行,我们也始终都是一个人,比如登珠峰,即使有夏尔巴人全程陪护,最后登顶的几百米,依然只能靠自己。既然早晚都是自己,那么,私奔要趁早,需要的仅仅是一点点觉悟和勇气。



《一个人私奔》  
王迪诗 著  
现代出版社  
2011年7月出版

「私奔」要趁早

旅行笔记

【原色视域】

最是文人多闲话

□ 韩青

学问大家陈寅恪因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主张,如今已经被奉为现代文人的标准化形象了,他的诗句“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也被当作名句,拿来当状写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个人命运与历史际遇的立论纲领。这是由读《闲话文人》所想到的。

文人与知识分子,原应是两个概念吧,但是有些搅乱混沌了。两者的处世通则,倒是一则古今通用的,那就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遇到意识形态转换的时代,学问行情变化,人生际遇波折,虽然文以载道的话语权不一定时时发达,但琴棋书画的话语方式却路路通达,因此,历朝历代的闲话,一边被当成无关紧要的闲辞,一边又被郑重其事地写下,年年岁岁纂起来,到今天,成了意味深长的史话。而《闲话文人》里面的种种掌故与轶事,也有这样文献性的意义。

此书是“蜜蜂文库”里“枕边书系列”中的一册,作者薛原很有传统书生的气质,他在序中自称:“我喜欢在书房里发呆。有时候我不知道是在看书还是书在看我,我和书就这样相互对视着,一点对接有时刹那那间碰撞出了火花,让我惊喜,也让我惊醒,更让我感到了自己的存在。在对视中一天天消磨了春夏秋冬。有时,拿起一本书并没有理由,书里书外,便有了《闲话文人》。”这样的书房影像,也是现在许多中青年书生的自我影像,关于薛原和他的书房故事,在全国各地爱书人中有许多传说。书肆里能看到的,是他著作的《检讨——旧档案里的中国海洋学术权威》、《留恋之矢》等,以及编辑出版的《青岛记忆》、《谈文说画》,他还是《良友》、《闲话》等MOOK丛书的主编之一。由此可见,薛原的书,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史”的成分,只是,除了文献性的准确之外,更具才子书的情趣——以不表明立场的方式,让史料自己杵起来,摇曳多姿。

所以,《闲话文人》在网络书虫间,被归之为书生品牌书:“整合掌故类书话类阅读情趣,深度解析揭秘名人名家轶事”,薛原则是轻描淡写,以四两拨千斤,命之为“闲话”。甚或,亦可称“八卦”。

街东边的张屠夫和街西头的李寡妇相好,再轰轰烈烈,也就是一桩在街道居委会或社区办事处范围内的破情绯闻,只要闹不出人命来,连本埠小报市井版都懒得去理会。但是,文人情史与情事,从来都是全社会的闲话。张爱玲的遗作《小团圆》,里面有个拿膝盖去夹女作家腿的人,被认出是有非分之念的柯灵;老舍自沉太平湖,是被红卫兵殴打之后,不得家人慰藉,家人对他与女作家赵清阁的婚外情讳莫如深,据说建国前后,老舍确实娶了她,但让周恩来总理劝阻了,此时的海归爱国者停妻再娶,对新中国的道德形象有碍观瞻;孙多慈与徐悲鸿的师生恋,还有一段余音余韵,是跟画家教授常任侠的插曲;石鲁的发疯,跟与女学生的情事相关;女画家周思聪和她婆婆的关系紧张了一辈子;沈从文也思慕过女读者……

男女之外,情何以堪的形容,还有另一种状况,属于高标动人之类。在两种社会机制之间,或者说是在两种价值体系之间,像胡风、巴金、聂绀弩、田家英、常玉、陈子庄、马衡、蒋兆和等人的经历与故事,多半是这样那样等着安排职务,落实生活待遇,写信要求解决住房、寻求子女就业渠道……这些像寻常百姓一样的俗世事务,解读的层面,因理想或愿望与现实之落差,可以高蹈得多,有书评人说这“其实是对文人生存处境的历史性观察,是对他们‘精神状态的扫描’”。

因此想起一则手机短信:甲开来一辆宝马,乙问:发财了?甲回答:遇到一个妞,开着这宝马,把我带至无人处,她脱掉衣服,说,把你想要的拿走吧,我就把它开来了。乙说:哥们你做得对,反正她的衣服你也不能穿!见仁还是见智,亦是价值标准的不同选取。人生的悲喜跌宕,也不外是因为时代风云的变幻与激荡。

另有一种通透,是深谙“悲欣交织”之境的人生大美,笔墨淡淡地记述下来,即是闲话,而已。



《闲话文人》  
薛原 著  
金城出版社  
2010年12月出版



微博书评

◎黄老邪:《十一种孤独》理查德·耶茨著。十一种孤独也可折叠为一种,一种如译者所说生活里那些意外的拐弯儿——它“带给我们的并非惊喜而是无奈”。耶茨笔下的那些白领的哥小学生肺结核病人老师富二代们现在也生活在你我身边,我们生活着不同的生活,无奈着不同的无奈……或许无奈才是最酷的孤独?

◎一起笑忘书:铁道推理最出名的作品显然是阿婆的《东方快车谋杀案》,日本推理作家西村京太郎等人则玩得很推陈出新,有传统的单间卧铺密室谋杀,有时刻表明案发时不在现场的“时刻表诡计”,还有专在风景名胜等地犯案的地方推理;这种东西到了咱这儿,就只有事故或是纯暴力的抢劫案,所以也没有铁道推理。

◎康定斯基:在为不安全的快哀悼时,想起上海译文出版的米兰·昆德拉小说《慢》,米兰·昆德拉写道:“速度是出神的形式,这是技术送给人的礼物。跑步的人跟摩托车手相反,身上总有自己存在。当人把速度性能托付给一台机器时,一切都变了:从这时起,身体已置之度外,慢的乐趣怎么就失传了呢?”

